

万山雪尽马蹄轻

——读《钱锺书的学术人生》想到的

胡晓明

在昨天举办的《钱锺书的学术人生》新书发布会上，见到令人尊敬的王水照先生，那样一如既往的温厚谦和与思维敏捷，签名时还对我说他读过我写的两篇论钱学的论文，还问我：“我的观点与你的一样不一样？”我回答：“不只是很重要的观点，我还从您这本新书中得到原先不知道的重要信息。”

今天想来，由王水照先生这样一位温雅而精深的江南学人，由北而南，传承江南巨子钱默存先生的学问人生，不但是复旦之幸，江南之幸，也真是中国当代学术史上因缘和合的一件大事。钱先生的学问生命，先由是支离漂泊南北西东，终而由水照先生，又由北而南，光大钱学，冥冥中似有天意。自古以来，江南文人士子，有两种回应时代的方式，一是刚健的抵抗，直到牺牲生命；一是隐忍而用力，做自己的事情，做到极致，便成为自己的人生主宰。钱先生是后一种。新书发布会上发放的那一张学术地图，教我们想象钱先生如何在北方中国，那十几平方米的斗室里，冬去春来，神游冥想，与古人神交，完成《管锥编》这部大书；而水照先生每天经过钱先生的门口去食堂吃饭，想象紧闭的房门内钱书的身影，也是一番神交心契，他们之间亲近的因缘，谁说不是江南文人之间古老遥远的神交心契？！

从1979年购入《管锥编》，忽忽四十一年，这部大书已成为我案头常读常新的必备书之一。从1998年招博士生以来，一直到现在每年都要讲一个学期。但《管锥编》如高山大海，仰之弥高，挹之不尽。钱先生说伟大人物是不需要赞美的。我这里试从大的方面来说先生的意义。五四以来，新文化有一项新创造，即将文学研究变成学院派的制度。研究者变成公司职员，以此谋生，更大规模发行课题，成为课题式的学术。将来写中国学术史一定会将这个时期的学术特色，凸显为大规模的课题生产期。这个来源于五四新文化引进的职业化体制化时代趋势，有很高的成就，但弊病也是明显的，文学学术完全变为一种纯粹客观化、社会科学化的模式化生产，与研究者的自身性情怀生命经历，了不相干，中文学术变得如此枯干无味。而我们看钱先生的世界里，竟是如此兴趣盎然，活色生香！水照先生“钱锺书的学术人生”这个书名大有文章。钱先生是化学术为人生，化学术为性情，用钱先生自己的话说来，化而为自家的血肉，一座亘古美丽的意园神楼，一场自始至终的灵魂冒险。这个肯定与课题式的学术不合辙。而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西学非常好，他完全可以成为一位西学大专家、翻译大家，然而却又无反顾地钟情于中国旧学。基本上不见他讨论现代中国作家（包括鲁迅在内他也从来没有认真涉及），也基本上不涉及五四文化的命题，如文学与人生，文学与新人，理性与非理性，文学与国家，传统与反传统等，一生所涉及的西学，也最终归结为中国学间的大因缘。所以，如果说五四要给中国一个新的文化，而钱先生是生长于五四新文化，却又别开还父，认祖归宗，逆了五四；如果有一个后五四的中国古典学时代，我认为他是真正的后五四学术范式的开山人物。

钱先生所启示的后五四时代的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范式，还有如下几项特征：
一、尊传统、守文脉。以西学为参照，而不以西学为标准。回归中国文化自信。这虽然也是套话，但我这里所说的华夏“文脉”，是文章、文学、文人、文本，四美集于一身。钱先生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文本”是一部部中国经典，一条条原典文献。“文人”是钱先生特有的性情智慧与风神意态。“文学”是钱氏贯穿一生所守的生命主线。“文章”是《管锥编》这部钱先生精心结撰、宝光内蕴、海涵地负的大书、奇书（有人认为是钱先生所做的学术笔记只是为自己写，不是为了发表的，——噫！不读《管锥编》之过也，辜负了钱先生的好一番苦心）。

二、用语文学做文论。尊语文，以张扬文学的虚构权力。五四以后，中国文学学术有两大系统，一是文艺美学的系统，注重文学及作品的情感方式、心理结构，朱光潜、李泽厚等，蔚成大国，至今影响深巨。二是文化政治学的系统，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国家与人民、社会历史批评等，成果斐然。钱先生是此两大系统之外的另一个系统，即语文学的系统。回到文本，即语文与文学本身，更回到中国语文特色，反对欧化语文（其实是瞧不起新文学只讲白话）。文字与语言，是华夏文化的根脉，这一点重新认识与发现中国古典学的研究，有很大的建设性意义。

三、地方性知识、具体的文本批评与宏大叙事、元批评的结合。在新发现的钱氏牛津藏书中，比莱尔讨论马修·阿诺德的一段文字旁边，钱先生批注：“从你选择的诗作看来，你没有任何精致的诗歌品味。”后者，正是钱先生所独擅的长处。然而如果只认定钱先生专注于细小具体精致的批评，又是一大误解。钱先生曾讽刺那些只专注于文学作品中的字词的学者，“不禁想到格列佛（Gulliver）在巨人国瞻仰皇后的玉脚，只见汗毛孔，不见皮肤的故事”（《写在人生边上·释文盲》）。精致的诗歌品

味是“多”，而元批评与大判断是“一”，一与多的结合才是钱学的真本领。看诗文只见一个个的字，正如看人只见一个个的汗毛孔。这是钱先生讥讽的“苍蝇的宇宙观”。钱先生不是没有大判断，如“东西文化心理同”，“雅俗文化可相通”，“文史哲宗可以互为骑驎”，“文哲相同相异”（认真理为复杂的多重的），“唐宋诗之分”（反对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诗可以怨”，“文之二柄”（文学价值的二元性。任何一种意象象征都有相反），“一字之可背出分训，同时分训亦可并时合训”，等等，“以管窥天，以锥指地”，虽然很小很具体，但所窥指的对象是“天地”，又暗合一个俯仰天地的格局在里面。现在学界流行的趋势是，越来越回到地方性知识，文学理论与学术思想，被弃为已陈之刍狗与无味之鸡肋。

四、照着讲、接着讲与“照着讲”。五四没有照着讲，只讲创新。我们今天已经认识到，传承旧学，薪火相传，正是华夏文明大业。先要传承，照着讲、接着讲，才谈得上创新。五四一派对传统有所了解，如果新一代听信了那些可以任意破坏文化践踏传统的话，让他们天真地相信他们才是新人才有价值，那么就上了当，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取得讲中国文学的资格。当今讲钱学，其中有非常丰富的中国智慧、非常多的问题意识，是要把他讲大讲深，将其未尽之意接着讲下去。我每年讲《管锥编》，都首先是照着讲，然后是接着讲，生发其中的微言大义。值得重视的是，钱先生在《管锥编》第一册的《周易正义》里，讲到易之“睽卦”，其实是发掘了一种极为重要的中国思维方式。钱先生说“睽有三类：一者体乖而用不合，火在水上是也；二者体不乖而用不合，二女同居是也——此两者皆睽而不咸，格而不贯，貌合实离，无相成之道；三者乖而能合，反而相成，天地事同，男女志通，其体睽也，而其用则咸矣。”第三类是一种积极的“睽”，即和而不同，反而相成的建设性进路。我认为这正是《管锥编》的灵魂的所在。观钱先生所汲取之古典、所运用之训诂、所切近之

思想、所发挥之大义，无不这样的态度，既不是与古典全不相干，也不是与古典貌合实离，而是不即不离，有乖有合。这也正是钱先生所谓“灵魂之冒险”之正解。我写过有关钱学的论文共四篇，一是《略论陈寅恪与钱锺书两种隐含的诗学范式之争》，这是接着讲，将诗史互证的问题提出来；二是《论钱锺书的以诗证史：以〈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为中心的讨论》，这也是接着讲，是补充第一篇论文的观点；三是《发现人类心理情感的深层语法》，四是《真隐士的看不见与道家是一个零？》，后面的两篇，都是既接着讲，又积极地“照着讲”，不是斗胆敢跟钱先生唱反调，而是秉持“和而不同，反而相成的建设性进路”，从钱先生的问题里再重新发现问题，我以为这才是钱学的真意所在。不然，“千千万万个年轻的钱锺书成长起来”（某领导名言），跟钱先生一样，那也是非常可怪之事。

附录：题《钱锺书的学术人生》五首

一
素衣京洛风尘地，臣本江南一叶身。
读罢新书人自远，渔歌入浦一篙深。

二
花里落去春犹在，行亦观云水尽时。
龙蠖卷舒千古事，功名第一是能诗。

三
同器薰莸玉委尘，诗心意境堪堪陈。
谁将寒柳堂中事，说与槐乡梦里人。

四
正气遗篇烁古今，悟空钻入圣贤心。
英雄亦起沟渠叹，道是无情却有情。

五
千年血脉留微明，一语谈谐四海倾。
最爱灵魂冒险句，万山雪尽马蹄轻。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锦灰堆·百灵来（水彩画）陆浩然

不思量，自难忘

——怀念徐永金老师

张业松

徐老师是数学老师，高三时接手我们这个文科班，担任班主任。第一次单独找我谈话，是在第一学期期中考试之后，我数学、外语两科不及格，成绩在班里垫底。晚自习时他脸色严肃地背着双手把我叫出教室，我都吓傻了，心想肯定要因为成绩差挨骂。没想到他却先告诉我，北京有人给我来信，夸了我一顿有本事，都跟北京有联系了。然后把手从背后伸出来给我，厚厚的一沓是《中学生》杂志的退稿。这份退稿连到那时为止的我的文学梦的所有初期产品都已被付之一炬，相关内容和投稿缘由也早已忘记。可以说万幸如此，作为徐老师这次谈话的第一个直接效果，它是将我导向到今天为止的人生道路的起点。

我记得徐老师并没有和我谈多久，他的话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向我提出一个问题：明年毕业了，是想直接到北京去继续写小说呢，还是打算回老家跟在牛屁股后面摸泥巴？直到今天，我仍然不是一个办事有计划、有章法的人，很不善于规划人生，不过在人生的那一刻，我深切地感到两种可能的人生前景触动了。徐老师那

时也一定是狠狠地骂了我，我记得当天是直接到教室外面走掉，哭着回家的。回家烧掉了我的作家梦，找出正在念初中的妹妹的旧课本，开始从一数学习和外语起系统自学，同时跟着徐老师的班级拼命努力。那之后的考试成绩突飞猛进，到年底全县统考，我考到了文科全县第四，并从此再也没有给过不服气的同学看笑话的机会，如此直到预考后被复旦大学录取、高考后来到到那时为止一无所知的大上海。

这里插说一句，我是一个个性有缺陷，无知而喜欢自作聪明的人。第一次到上海上大学时，与在县汽车站碰到的今天的大老板王同学结伴，在长沙告别家长，同乘那时需要将近二十四小时的火车到上海。车过杭州，上来一大群穿着光鲜的男女站满过道，切切察察不停讲话，腔调比起硬邦邦的湖南话听多了，内容却完全听不懂。王同学和我悄悄议论，我一口咬定他们说的是日本话，因为跟电影里日本人讲话很像的。结果等我们出了北站走到上海的马路，才发现满街的人都在说“日本话”。

这些令人哭哭啼啼的事情，我所以能在这个夜晚比较清晰地记得、写下，是因为这些事情构成生命记忆里永不磨灭的部分，不思量，自难忘。何况这些年来也不断有机会重温，不很多但也应该不算少的次数是当着徐老师的面回忆起这些。徐老师是我们这所内地偏远地区中学的功勋老师，弟子众多，桃李满天下，未必能记得他倾尽在每一位成器不成器的学生身上的心血，所以随着老病的加剧，由我们来讲给他听他做过的这些事情如何改变了我们和我们参与其中的世界，是再应该不过的事情，只可惜次数还是太少啊，我们敬爱的徐老师，已经永远不能亲耳再听我们说这些了……

2020年11月6日，徐老师久病之下在长沙辞世。家人出于防疫考虑，尊重逝者的意愿，决定丧事从简，甚至连在长沙本地工作的学生们都没有告诉。我在日常混乱中从在母校工作的妹妹那得知消息，“啊”了一声，急忙求证，才知道同学中除了我还没有人知道。深夜，我从混乱中暂时安静下来，躺在床上用手机在湖南省澧县第一中学官网上了解到徐老师一些生平事迹：

徐老师出生于1942年2月，湖南省津市人，大学本科学历，中学数学教师，中共党员，1999年评为湖南省特级教师。1964年8月至1969年12月在澧县一中任教。“文革”期间下放刘市区联校，1974年2月重回一中工作至退休。先后6次被评为县先进工作者、模范班主任，记大功1次，记功2次。1998年被县教育局推荐为全国数学教学“苏步青奖”候选人。长期当班主任，所教班级先后有12人进入北大、清华，高考升学率大多居常德市前列，事迹曾在常德日报以《当好第一责任人——小记优秀班主任徐永金》为题发表……

人生和语言就是这样，大道至简，返璞归真。徐老师这样的人，千言万语也说不尽他的贡献和恩情，然而写成简历，这几百字也尽可以毕现他的精神和人生。读了这样的简历，人无论知与不知，都会承认这样的老师确实是好老师。不必亲承恩泽，也尽可以从字里行间想见他曾如何为育才全力以赴，说呕心沥血，披肝沥胆也毫不为过。读过这份简历也不难想象，老师自己也是从底层走出、饱经忧患的人，由此他对身近似似的孩子们，一定而且几乎必然寄予了格外厚重的爱与同情。

不是刻意要说大话，写到这里，我是深切地体会到，在徐老师曾经施予我们的这份爱与同情中，包含着生死以之、寤寐求之的对于家乡、对于国家的前途的不灭的期望。由此来说，回首人生，我想我的老师一定会感到欣慰：他过了充实而有意义的一生！

2020年11月6日于上海

最初听到这孤零零的声音，是什么时候呢？当然，是在夜里。是在哪个夜里呢？已无从追溯了。似乎是从小时候就听到这声音。就那么一声，忽然出现，在夜空里，然后又一声，再一声……一声比一声更近了，又更远了。最终，只剩下满天繁星，或者满天乌云。无论是怎样的天，都会在叫声消逝后，显得更为阔远。这声音，和平日习惯了的麻雀或燕子的嘲哳是那么不同。它是孤独的，执拗的，冰冷的，又是独立的、执着的、温柔的。不取悦谁，也不拒绝谁，只是循着自己的路径，近了，又远了。当然，这些都是我的胡乱比附，声音就是声音，声音也只是声音。只是那听声音的我，活在了不同的时间和情境里。

最初是在大院子里。看电视的夜里，我常常跑到院墙边撒尿——长大后，有些不好意思，才跑到大门外——尿液激起一团热气。周围的房屋和树木魅影重重，风吹过竹林，呜呜响着。还没尿净，便忙忙地拉上裤子，穿过夜色的迷障，往院子里疾走。四面的房屋亮着灯，昏昏的灯火，很是安慰人心。忽然地，上台阶时，天边一声响——

“嘎……嘎……嘎……”
一声比一声近了，又一声比一声远了。

我站着，静静地听。黑暗的浓稠，被稀释了许多；黑暗里的鬼魅，纷纷退隐。繁星满天，星光如水。然而，看不见鸟。是一只怎样的鸟呢？一边飞一边叫，戛戛远行形影相吊。它从哪儿来，又往哪儿去？它的同伴们呢？是和它飞散了，还是它从来就没有过同伴？这些问题，电光火石一般，在脑海里闪过。

从堂屋里隐约传出的电视节目声音，让我更深切地意识到，这是在人间。而这“意识”，又让我兼具了一种高高在上的俯瞰人间的眼光。这只夜鸟俯瞰此刻的人间，是什么样的？黑暗的山河大地上，点点灯光，亦如繁星吧。转而又想，俯瞰亦如仰视，看灯如看星，星灯不分明。灯光是地上的繁星，繁星是天上的灯光。

后来乡里的保场中学，再到县里的施甸中学，偶尔地，我还会听到这野鸟的声音。“嘎……”每每听到，我总是激动不已，站在操场边，站在楼梯口，坐在教室里，屏息凝气，静静地听。鸟声彻底消失后，世界倍加空旷和寂寥。我莫名地想，这只夜鸟，还是大院子里上空飞过的那只吧？明知不可能是，却又又有几分相信。

再后来，到复旦读书。大一时候，住在本部六号楼。楼前有许多高挺笔直的水杉，水杉叶子落在车棚顶，积了厚厚一层。水杉林间最多的鸟是斑鸠，咕咕，咕咕，叫声是我熟悉的。我没想到上海会有这么多斑鸠，为此，上海对我来说少了一份陌生感。再后来，搬到南区，又搬到北区，斑鸠的咕咕声始终不绝于耳。一天夜里，忽然听到一声，“嘎……”熟悉又陌生，多少记忆瞬间复活。哪里能够想到呢，上海竟然会有野鸟！是的，彼时我已经认定了，这从未见过真身的夜鸟是野鸟。

也到网上查过野鸟的叫声是否如此。电脑里一大群野鸟飞起，叫声嘲哳，和麻雀、燕子等等似乎并无二致。我想，或许是因为一群和一只不一样？单独一只的叫声，总归不同的。我仍然认定了那偶尔飞过的夜鸟是野鸟。当那“嘎……嘎……”声忽然出现，我便自行在脑海里想象出一只野鸟的样子。想象她披一身夜色，在上海的夜空中缓缓飞过，它看到了满地的灯光，只是看不到满天的繁星。

刚毕业那年，回家过年。年三十那晚，全家人睡了。我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那时家里的房子还是木楼，我在楼上房间里打电话，全家人都听得见。我犹豫了一下，握着手机走到楼下。只穿了一件衬衫，握着手机在大院子里走来走去。打来电话的朋友，已经很久没联系了。那晚不知为何，竟和我说起她这几年的生活，恋爱，分手，家庭变故等等。她越讲越有兴致，深入生活的隐秘褶皱。而我冻得簌簌发抖，只偶尔嗯一声算作回应。真后悔没穿一件外衣再下楼啊，再要上楼去拿，又怕吵到家人。我在大院子里走来走去，跺跺脚，抱拳头，浑身抖一抖。大院子里已没有一盏灯亮着。四围黑黢黢的，更显得夜空澄澈而明亮。满天的星啊，一颗星的星光和另一颗星的星光交汇，隐约映出地上枯萎的牛筋草，草叶上凝了一层灰白的薄霜。宇宙是这般浩

“嘎……嘎……嘎……”此刻，深夜无眠，心念浮动，夜鹭的声音再次浮现。

一声比一声近了，又一声比一声远了……

故园西望路漫漫。在记忆的星空，夜鹭飞着，飞了几千万里。

自2017年春天的《高黎贡》至此，甫跃辉在本专栏的作品已被结集为《云边路》，即将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夜鹭

甫跃辉

渐渐，人是这般孤独。渐渐地，我窥见了朋友这几年生活的大致轮廓，窥见了一个同类在这里星球另一位置上的轨迹。

“嘎……嘎……嘎……”野鸟的声音忽然响起。

一声比一声近了，又一声比一声远了。我定住脚，一只耳朵听着千里之外的故事，一只耳朵听着天上的声音。电话那端，说话声停了下来，仿佛也在谛听这野鸟的叫声——当然，她是听不到的，听到的只是一段静默的声音吧。但那一刻的静默，让两个生活里并无多少交集的人得以无限地靠近。只是，为什么我会莫名地冒出个念头：朋友和我打完这通电话后，还会和我联系么？

后来，果然如我所料，我和这位朋友几乎不再联系。

如今，工作十年，我已经在上海安定下来。从书房窗口望出去，泗泾塘日日漫流。泗泾塘是黄浦江的支流，河面宽展，水流浩大，常有运输建材的铁驳船突突驶过。时常看到白羽的水鸟在河面飞来飞去；夜里，还听到过几次野鸟的鸣叫，“嘎……嘎……”这声音每次出现，我总会走到窗边，静静地听，心里有几分难以言说的欢喜。好几次想要用手机记录下来，刚打开手机录音机，那声音已然消失。

是大院子上空飞过的那一只么？当然不是，但我总觉得它是。

前几天晚饭后，和家人出门散步，走到泗泾塘边。我们走到桥上，看到灯光下坐了好几位夜钓的人。走到桥上，走到他们身边，彼此说了几句闲话，继续往前走。脚下是一段临时修筑的土坝，两只沙鳢立在河边的木桩上。喙长，身长腿也长，这鸟是我小时候在谷子田里见过的“老黄皮啊”（“皮啊”快读）吗？听到我们走近，它们扭过头来，小眼睛警惕地瞅着；看我们走近，它们猛地跃起，低低地从水面掠过，钻进了河边的柳林深处。就在这飞掠的过程中，那熟悉的声音出现了。

“嘎……嘎……”只两声。夜静，水漫流。这鸟，分明不是野鸟！回家后，我立马上网查找，几番搜寻对比，终于知道，这是夜鹭啊。仿佛有一个新的世界忽然显现。三十多年来，我竟然一直活在这么一个错误里。网上还有一条几天前的新闻，说夜鹭是近十年来才重新出现在上海的，最先被观察到，是在苏州河边。此前，它们已经在上海消失近百年。想起来了！老家的亲戚朋友来上海，我常常跑到外滩去，在外滩边也见过它们的。尤其在外滩渡口附近，它们时常三五只聚在水中的浮标或岸沿，长身玉立，悠闲淡然，全然不受人潮的干扰。人似乎不在它们眼里，在它们眼里的是天光云影。

“嘎……嘎……嘎……”此刻，深夜无眠，心念浮动，夜鹭的声音再次浮现。

一声比一声近了，又一声比一声远了……

故园西望路漫漫。在记忆的星空，夜鹭飞着，飞了几千万里。

自2017年春天的《高黎贡》至此，甫跃辉在本专栏的作品已被结集为《云边路》，即将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编者

「文汇报」
微信二维码